

夏国平 著



天堂鸟

Bird of Paradise Flower

文匯出版社

夏国平 著

Bird of Paradise Flower

天堂鸟



ISBN 7-80741-311-0

定价：48.00元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鸟 / 夏国平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7

ISBN 978-80741-311-0

I. 天…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2652 号

天堂鸟

作 者 / 夏国平

责任编辑 / 张 衍

特约编辑 / 修晓林

装帧设计 / 陈 超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500 千

印 张 / 31.5

书 号 / ISBN978-7-80741-311-0

定 价 / 48.00 元



雅娟要结婚的消息不脛而走。

在桃林镇淳朴乡民的心目中，雅娟唯有和建伟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当雅娟的哥哥亚中告诉乡亲们他妹妹就要嫁到上海做别人家的媳妇时，桃林镇的乡亲们除了替建伟惋惜之外，更多的则是增添了一份对雅娟的羡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从小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亚中眉飞色舞，他对络绎不绝地向他打听妹妹婚事的乡亲们反复地述说着他认为的这件喜事。

公历四月初的江南水乡小镇已经显露盎然的春意。午后，小镇上傍依桃河而建的桃花坞茶馆茶客满座，尤其是靠窗的那张红木八仙桌更是挤挤挨挨。口吃甚为严重的亚中得意地藐视着身边表情恭谦的茶客们，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零钱递给续茶水的伙计：“这一桌的茶水钱，我、我包了。”

桃花坞茶馆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诉说着桃林镇的悠久文化，那粉墙黛瓦中昂然翘立的冲天飞檐，雕空镂花的榉木质地的窗棂，无不烘托出桃花坞茶馆的悠久历史沉淀。茶馆的一角被辟为唱堂会的场所，正襟危坐的弹词艺人轻拢琵琶，慢捻三弦，未成曲调先有情致。一袭小葱绿的旗袍衬托出女艺人窈窕的身姿，精心描绘的娥眉微微蹙动，那行将喷发的演出情感已在眉心聚集、抖动，柔柔的眼波撂给茶客们扣人心弦的一瞥，看得亚中发呆，心头痒痒的。

摇头晃脑的亚中也斜着金鱼眼睛贪婪地欣赏着弹词女艺人的姿色，眼睛里已满是小葱绿般的诱惑，脊背骨也悄然出现奇妙的酥痒感觉，夹在指间的大前门香烟悠悠燃烧了半截，袅袅的烟雾有意无意地阻挡着他的视觉，亚中怡然陶醉着，他的那双金鱼眼睛里满是令人生厌的贼忒兮兮的目光。

桃林镇年岁最大的宝通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迈进茶馆，神气活现的亚中见到宝通大爷心头就发怵，他唯恐避之不及。

“我，还要去、去工地看看。”亚中结结巴巴地和各位茶客招呼后就滑下

红木座椅，绕过宝通大爷的后背窜出茶馆。宝通大爷被众茶客请到靠窗临河的座位落座。

宝通大爷是桃林镇最具威望的长者，茶肆的小伙计特地为宝通大爷沏上一壶采自本地的新茶，刚刚出笼的小笼包子也端到了宝通大爷的面前。宝通大爷慢悠悠地呷了一口茶，望着河对岸那一大片开着密密匝匝桃花的桃树林，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可惜了建伟。”

刚才还在热热闹闹地议论着雅娟婚事的茶客，随着宝通大爷的话音落地，竟一下子没了声响。他们的视线都跟着宝通大爷移向了河对岸的桃林，那儿，曾经是建伟和雅娟倾吐情爱但也是他们忍痛分手的地方。

粉红色的桃花在天边朝霞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娆，一阵春风掠过，吹落了朵朵桃花。众人闷头喝茶，回味着稍带苦涩的清香，目光又悄然移向衣着鲜亮的弹词女艺人。杜十娘投身江河之前的绝唱被女艺人演绎得丝丝入扣，千古悲剧好似沉重的石块压在茶客们的心坎上，使人顿生无限怅惘的愁思。

远远地，茶客们瞥见雅娟的父亲根生从河对岸迈过石桥走进茶馆。悄没声中，根生拉过一把椅子挤在宝通大爷的身边，“宝通大叔，雅娟想见你。”根生递给宝通大爷一枝烟，“她还想着建伟哪，她说她会代建伟照顾你。”

宝通大爷摇头叹气，他抄起茶盅猛喝了一口茶，略微停顿地漱了一下，又将满口的茶水猛力喷向桃河。

“建伟。”宝通大爷俯视着清澈的河水喃喃。

宝通大爷是看着建伟和雅娟长大的。建伟出生不久，父母便双双亡故，有一个大伯在解放前夕不知去向。宝通大爷没有孩子，五十岁上死了老伴，一直鳏居，就收养了建伟。建伟和雅娟青梅竹马，从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一起上的学。两人渐渐长大，爱意自然萌生。宝通大爷和根生夫妇乃至整个桃林镇的人都认为他俩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1977年冬，中国恢复第一届高考，建伟和雅娟也加入了高考行列。建伟如愿以偿，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业，雅娟则名落孙山。在建伟的鼓励下，雅娟又参加了两次高考，均未如愿，便安心在桃林镇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四年后建伟大学毕业，因恋着雅娟，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毅然回到桃林镇所在的县城中学任教。

光阴荏苒，建伟和雅娟的爱情之花也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根生夫妇也



为雅娟的婚事心神不宁：建伟大学毕业回到故乡，老俩口是几多欢喜几多惆怅。建伟无亲友相助，住在两间常年失修的瓦房里，还守着一个需要人服侍的老宝通。农村现在也有点开放了，大凡有本事的人都盼望着到都市闯荡谋生，可建伟偏偏是安心在县城做一个教书匠，将自己的掌上明珠托付给这么个后生，让根生夫妇心中委实不安。

一个初夏的傍晚，雅娟娘在吃饭时又对着女儿唠叨：“建伟人是不错，但他能给你带来什么？上次你二舅妈提到的那个人我和你爸都很中意，人家是标标准准的上海人哪，嫁个上海老公，等于是进了天堂，做梦都轮不到的好事。”

亚中也在一旁帮腔。亚中去年在桃林镇的一个工程队里干活，攒了几个小钱，腰包有些鼓鼓囊囊，说话时脖子也就显得比腰还粗，他打心眼里不赞成妹妹的这门婚事：“你也应该给我这个哥哥有、有点儿面子吧。”

雅娟闷头吃饭，头也不抬地反唇相讥：“面子，你怎么不给我面子？净和建伟作难。”

亚中拧着脖子红着脸：“我是为你好。”

雅娟冷笑：“你的心思我明白，最好让我嫁给当官的儿子，你就可以多揽些工程。”

亚中被妹妹揭到了短处，急着反驳：“你、你不识好人心。他周、周建伟，好、好在哪里。穷光蛋！”亚中鼓起金鱼眼睛悻悻地骂道，板刷头上那硬刺般的头发也恼怒得一根根竖起来。

雅娟送给哥哥几许蔑视的眼光，她撂下碗筷说道：“我就是喜欢建伟，怎么样？”一赌气，也不和家人打招呼，她就走出了家门。

雅娟娘气得直冲着根生嚷嚷：“你就不管教管教自己的女儿？”

根生的倔劲也上来，他跺着脚回击老伴：“有本事你把她绑到上海去！”

桃林镇的桃树林挂满了行将成熟的桃子，浸染在灿烂晚霞中的桃树林荡漾着一片旖旎的夏日风情。雅娟偎依在一棵桃树旁，掏出手帕慢慢抹去额头沁出的点点汗珠。远远地望见建伟来了，不知怎的，雅娟的胸口就像怀揣一头小鹿砰砰地跳得厉害，昨晚建伟在电话中和她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她商量。雅娟猜想着建伟会说什么，她料想建伟会向她提出自己心中早就盼望的事情，那张俊秀的脸庞就显得更加绯红，她还下意识地捏了捏自己

的口袋。

不知建伟是怎么了，急急地从桃江县城赶来却好像心事重重。他直视着雅娟，双眸中没有了往昔的温柔。哦，雅娟倏然明白，她羞怯地给建伟送上了含情脉脉的眼波。桃树林里一片静谧，两人急促的呼吸彼此都听得很清晰，雅娟有点害臊地闭上了眼睛，她在等待那幸福又庄重的一刻。

建伟的男性气息在雅娟的发根缭绕，挠得雅娟有些痒痒，隐隐撩动雅娟鼻翼的汗渍味儿竟让她感觉到一种胜似蜜桃的馨香。雅娟悄悄地睁开了她的双眼，她的黑亮的眸子在建伟的身上游动，她的朦胧的神情变为炽热的爱情渴望。

少女的温情轻拂着建伟跌宕的心扉，建伟逐渐和雅娟靠近。羞涩的笑意在雅娟酡红的两颊荡漾，雅娟陶醉了。桃林中欢快啁啾的鸟雀也停止了它们的鸣唱，它们也把最幸福的时刻让给了建伟和雅娟。

建伟出神地注视着雅娟，他心中的女神恍若天仙下凡。习习微风之中，满树的绿叶映衬着即将成熟的桃果，也烘托出了雅娟这朵灿烂的人间花朵。建伟的大手悄悄地揽住了雅娟，准备了几天的话语必须告之心爱的姑娘。建伟几次将快到喉口的话语缩了回去，唉，铮铮的男子汉居然在心上人面前踌躇不定、游疑不决。

雅娟微启眼帘，她脉脉含情地凝视着局促不安的建伟，那羞涩的眼神犹如两汪清澈见底的碧潭，映照出她纯洁的心灵，雅娟的心砰砰地跳动得很厉害，她准备掏出口袋中为建伟准备的定情之物。

建伟开口了，犹如晴天霹雳，他送给雅娟的是另一种掷地有声的决断！当雅娟听到建伟说出的那一番话语，不由惊骇得睁大了眼睛，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建伟毫不理会雅娟的表情，轮廓分明的国字脸显露出极其的冷静，他仍然一字一顿地说了下去：“雅娟，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是我自己的决定，你应该知道，西藏是我憧憬已久的圣地，就两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建伟往雅娟的手上送上了一条红绸巾：“雅娟，两年后我就回来，到后年的国庆，记住，一九八五年的国庆，我俩举行婚礼。”

无须解释，自己的一切已和建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雅娟的双眸就像两汪泪湖，她将握在手心的那支金笔递给周建伟：“你自己保重了。”无法制止自己的泪水，在秀美的脸上流动：“你出发的那天，我就不送了，我怕控制不



住自己的感情。”说罢，她在建伟的脸颊深情地吻了一下，便一溜小跑离建伟而去。握在雅娟手中的那条红绸巾随风飘动着，在夕阳下显得分外夺目。

建伟的眼眶也有点湿润了，他抚摩着自己的脸颊，雅娟的泪水还沾在上面呢，轻轻的，建伟夺眶而出的泪水和雅娟的泪花竟然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最后在建伟的下颏凝聚成一颗晶莹的珍珠。啪，剔透的水珠掉落在建伟的手背，形成一朵破碎的水花。建伟猛然抬头，他望着雅娟的背影在桃林深处消失，他涌动的无限深情最终化做一句出自内心的誓言：“好姑娘，请等我。”

建伟支援西藏教育一晃过去大半年。雅娟铁了心，非建伟不嫁，根生夫妇和亚中拿雅娟也没办法，只得由着她去。他们还没有料到，雅娟已经在悄悄地为自己准备嫁妆呢。

到了学年的期末，雅娟一边给学生们复习迎考，一边掰着手指掐算建伟的归期——还有长长的一年时间呢，雅娟望着办公室窗外的蓝天出神，时间过得真慢啊，雅娟忍受着思念的煎熬，埋头批阅考卷。

办公室外传来银铃般脆亮的笑声，桃洲电视台的吴姗姗一阵风似的旋转到雅娟的身边，“雅娟，难得见面竟然学会了拿架子，连起立都懒得做了？”吴姗姗咯咯地笑着打趣道。

雅娟赶紧起身：“哪里想得到是你姗姗，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吴姗姗右手的食指点向西方：“来自青藏高原的风。”吴姗姗歪头打量雅娟：“强劲的西风啊，刮得人晕晕乎乎心不在焉呐。”

雅娟羞赧地垂下头小声嘟囔：“就会拿人寻开心。”

“来，抬起头让我瞧瞧，”吴姗姗半个身子前倾着，两只手掰动雅娟的脸庞，“真正是桃林镇的大美人，谁瞧着会不动心？雅娟，我的哥哥也恋着你呢，我给你做媒人怎么样？”

“去你的，”雅娟故作嗔怒，她双手推开吴姗姗：“你哥哥身后的美人儿排着队等他呢。”

吴姗姗双手的手心对称支撑着自己的下巴，她闪动着圆溜溜的眸子依旧和雅娟玩笑不已：“瞧你，紧张得手都发抖了，是不是怕我抢走你的周建伟？”

雅娟被吴姗姗逗笑：“你愿意抢就飞到西藏去抢呗。”

“当真？”吴姗姗紧追不放。

“当真。”雅娟扔掉手中握着的圆珠笔咯咯笑答。

“告诉你，雅娟，我明天真的就要到西藏去找周建伟，电视台派我专程去采访他，要做一个很好的专题节目。”

吴姗姗一本正经的回答让雅娟明白她不是在开玩笑，她扑到吴姗姗的面前拧吴姗姗的嘴：“好啊，你存心设圈套作弄我。”两个人搂作一团笑个不停。

“你们这些无冕之王真开心，天南海北到处跑，”雅娟拢了拢散乱的头发放。

“哟，开始妒忌了？”吴姗姗哂笑雅娟，“你所从事的才是阳光底下最崇高的事业呢。”

吴姗姗是上任不久的桃洲市市长吴其威的千金。吴其威在擢升市长之前先后出任过桃林镇镇长和桃江县县长，妻子张玉秀也跟随仕途亨达的丈夫由桃江县妇联主席晋职为桃洲市侨联主任。在担任新职务之前，吴其威一家都住在桃林镇。吴姗姗和在桃洲市外贸局工作的哥哥吴彬彬与桃林镇的亚中兄妹还有周建伟都是自小长大，相互间熟识得很。吴姗姗被保送到省师范学院读书后，他们的往来渐少。吴姗姗大学毕业就留在省城机关工作，据说人际关系甚差，在父亲出任桃洲市市长后便到了桃洲市电视台工作。

“雅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吴姗姗从精致的坤包里掏出一份报纸，“这是从西藏寄来的，专题报道周建伟援藏支教的事迹，怎么，你不知道？”吴姗姗见雅娟摇头啧啧道，“心上人对你这么保密，还要成为连理枝呢。”

面带羞色的雅娟顺手就将这张报纸抽在了手中。醒目的标题跳入了她的眼帘：《来自东海之滨的雄鹰》。雅娟抑制着砰然跳动的心，急速地阅读有关周建伟援藏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建伟。”雅娟深情地凝视着报纸上刊载的周建伟的照片，她沉浸在对周建伟的无限思恋之中。

吴姗姗不满地撅嘴：“你看你，只顾着和情人心灵感应，还不快谢谢我。”

雅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想不到援藏这么艰苦，建伟在来信中从来就不提。”

“甚至连登报表彰都不告诉你，”吴姗姗揶揄雅娟，“他大概是忘记你了。”

“不会的，”雅娟自信地回答吴姗姗，“建伟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从来不愿张扬自己。”

“你真是情有独钟，”吴姗姗摆摆手说：“告诉你，这份报道登出后，桃洲市的领导，还有省里的，都很重视呢，这不，我们电视台让我尽快专程奔赴



西藏采访周建伟。雅娟，他成为典型了，追他的人会多起来呢。”吴姗姗不动声色地眄视雅娟。

“我相信他。”雅娟断然回答吴姗姗。

“如果……”吴姗姗还想窥探雅娟的内心。

雅娟走到窗前，举目遥望西方，坚定地回答吴姗姗：“没有如果。”

吴姗姗是满脸的尴尬。“你准备给建伟带些什么，尽管给我，书信啊，食物啊等等都可以。今天我住在我奶奶家，到了桃林镇总得看望老太太的。”吴姗姗翘起兰花指在雅娟的脸蛋轻弹，“雅娟，晚上到我奶奶家陪陪我啊。”她优雅地挪动脚步，洒下一阵浓郁的香水味。

吴其威和妻儿乔迁到桃洲市后，吴姗姗的老奶奶仍旧住在桃林镇的老屋，这是张玉秀定下的规矩。雅娟默送吴姗姗的背影，她若有所思，拉开办公桌取出备课纸准备给建伟写信。

放学回家的路上，雅娟到小镇的商业街给建伟买些吃食。从食品店出来，雅娟又在百货店替建伟精心挑选了两件衬衫，想象着建伟品味着家乡的小吃，穿着崭新的衬衫，展读自己的来信，雅娟情不自禁掩嘴而笑，脚步也显得格外轻盈。回到家，雅娟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将购买的礼物平摊在床，她轻摇蒲扇，心情格外舒畅。自我欣赏一番后，就将各色礼物装进旅行袋，也顾不得吃晚饭，一溜烟跑到了吴姗姗的奶奶家。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雅娟坐在自家的庭院纳凉，侄儿小勇缠着姑姑要听故事，雅娟不着边际地应付小勇，心头却七上八下的，她仰望满天的繁星，思忖着吴姗姗该从西藏回归了，可是到现在吴姗姗连个音讯都没有。

“雅娟，还有闲心呆在家？快到学校去看电视，是周建伟的专题报道。”同事李老师兴冲冲地拽着雅娟的手来到教工休息室，“雅娟，你看，”她手指电视机屏幕，“喏，周建伟正在回答吴姗姗的提问呢。”

浑身汗气直冒的雅娟顾不得满房间的闷热，趴在电视机前直直地凝视画面。熟悉的国字脸棱角仍然分明，双眸依旧炯炯有神，只是清瘦了一些。

“建伟。”雅娟蠕动嘴唇，热泪盈眶。

电视画面转换到了吴姗姗的镜头。“周建伟老师，您援藏一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当地的藏族同胞尊称您为东海之滨的雄鹰，故乡的亲人也为您骄傲，您有什么要对桃洲市的父老乡亲说说呢？”吴姗姗微笑着，将话筒伸

到周建伟的面前。

周建伟浑厚的男中音掷地有声：“我不会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为了西藏的教育事业，即使一辈子扎根西藏，我也无怨无悔。”

“西藏人民会感谢你的，家乡人民会惦记你的。”吴姗姗几乎是凑到了周建伟的肩膀旁边，面对摄像镜头说出这番话。

周建伟的坚定决心让雅娟的心猛然紧抽，吴姗姗递给周建伟颇含深意的一瞥让雅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担忧。“我要给吴姗姗打电话。”雅娟一边自语一边奔到学校的传达室，拨通了吴姗姗家的电话号码。

桃洲市吴姗姗的家。客厅里吴姗姗和母亲张玉秀也在观看这档电视专题节目。张玉秀很认真地听着周建伟抑扬顿挫的慷慨陈词，女儿则偎依在母亲的身边，饶有兴致地讲述着自己西藏之行的感受，言辞中充满了对周建伟的好感。张玉秀的母性本能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对周建伟隐隐产生了爱慕，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女儿的表情变化。

“妈，你看，”女儿推搡着张玉秀，“特地从这个角度拍摄的周建伟有多神气，典型的高仓健式的硬派小生。”吴姗姗凝视着电视里的周建伟出神。

“姗姗，你的心恐怕还在西藏吧。”张玉秀试探着问女儿。

“哪里，哪里，这是我的作品嘛。”吴姗姗朝母亲撇撇嘴撒娇。电视里，周建伟的特写镜头又被推出，吴姗姗又停止了说话，她咬着嘴唇，视觉跟着周建伟游移。

“傻丫头。”张玉秀拍了拍女儿的脑勺。

电话铃声突然在房间里急促地尖叫，吴姗姗催促母亲：“妈，快去接电话。”自己的双眼却是舍不得离开电视屏幕。

“这孩子，”张玉秀爱抚地看着女儿，起身接电话。

“哦，是雅娟哪，姗姗在。”张玉秀拿着听筒朝女儿叭叭嘴。

雅娟稍稍激动的声音通过电波传给吴姗姗：“姗姗，我看到你们电视台摄制的节目了，建伟他好吗？你回来后怎么不给我音讯。”

“雅娟，我忙得要命，台里要求我们马上完成有关周建伟的另一部专题片的后期制作，我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政治任务呐。”吴姗姗在电话里向雅娟诉苦。

“建伟有什么回音给我吗？”雅娟憋不住问道。

“没有，没有，”吴姗姗下意识地瞟一眼自己的书桌，抽屉里还压着周建



伟写给雅娟的信呢，“你捎给周建伟的东西我都带到了。对，他也有东西让我带给你。”

“是什么？”雅娟的嗓音开始颤抖。

“他带给你一块尼玛石。这样吧，我哥哥明天要到桃林镇，我让他带给你。雅娟，我很忙。”吴姗姗刚想挂电话，突然间她的眉尖一跳，张口就在电话里对雅娟说，“雅娟，你看电视了吗？建伟说他要扎根西藏呢，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哦。”说完此话，吴姗姗就挂断了电话。她的心头不由一阵痛快，转而又继续看着电视屏幕上的周建伟身影怔怔出神。

“姗姗，”张玉秀朝女儿招手，“来，坐到妈身边，妈有话问你。”

吴姗姗心不在焉地朝母亲挥手：“妈，别烦我，我在看电视呢。”

张玉秀硬是将吴姗姗拉到自己的身边，“来，坐下，你要和妈说老实话，妈就会帮助你。你爱上周建伟了？”

“妈，你怎么这样问我？”吴姗姗故作扭捏，“建伟的女朋友是雅娟，你又不是不知道？”

“傻闺女，”张玉秀爱抚地摸着吴姗姗的头发，“我还不了解我的丫头的心思？这个周建伟值得你去爱。放心吧，有妈在。”张玉秀的眼神中跳跃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异样表情。

“给你哥哥挂个电话，妈有话和彬彬说。”张玉秀吩咐女儿。

当张玉秀接过吴姗姗拨通的电话时，那头传来的是儿子吴彬彬急不可奈的声音：“老妈，什么事，我这儿忙着呢。”

“小子，做了外贸局的副局长了，还这么莽里莽撞的。”张玉秀在电话中责备儿子，“我来问你，你和雅娟的哥哥那个叫亚中的不是走得很近吗？”

“妈，你别提那小子了，他刚刚闯祸。我介绍给他的那个工程做得好好的，突然间工地上有个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还在医院抢救呢，医生说是没什么指望了。家属现在来闹了，亚中他央求我赶快摆平呢。”

“是吗？”张玉秀的心中一阵窃喜。“彬彬，你赶快到妈这儿来，赶快！”张玉秀搁下电话，意味深长地看着女儿，她走到吴姗姗的身边，轻轻地说道，“姗姗，你刚生下来，就有人说你的命好啊。”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桃江县教育局局长陈建章召集本县的全体中小幼教师集中在桃江中学的大礼堂收看专题片《东海之滨的雄鹰飞翔在青藏高

原》，并传达桃洲市委下达的文件：认真学习周建伟援藏的先进事迹。

雅娟最不喜欢的那种场合，她担心教师们将她和周建伟联系在一起。雅娟故意姗姗来迟，挑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以躲避众人的视线。观看专题片的过程中，雅娟被建伟献身西藏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电视屏幕中屡次晃过吴姗姗面对周建伟时那特有的眼神又让雅娟的心像被虫子噬咬，也许唯有雅娟才能读出吴姗姗眼神的异情和别样。不等专题片播放结束，雅娟就悄悄溜出礼堂，她急着赶回家里，她要给周建伟写信。

雅娟在县城呆了整整一天，回到桃林镇已是掌灯时分，家里却是黑灯瞎火。雅娟心中犯疑，她摸索着拧亮堂屋的电灯开关。灯光下，她看见父母亲和嫂子丽芳都闷头而坐，侄儿小勇趴在奶奶的膝盖头眨巴着眼睛大气都不敢出，就是不见哥哥亚中。

“咦，你们这是干吗？”雅娟不解地问道。

雅娟的话音刚落，丽芳的眼泪扑簌簌地就像断线的珠子：“雅娟，亚中他闯大祸了。”

雅娟摇摇晃晃差点摔倒，她急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咳！”根生重重地跺脚。

雅娟娘也是眼泪汪汪地望着女儿：“雅娟，你哥他倒霉喽，逃不掉吃官司了。”

莫非哥哥和那个唱评弹的女艺人真有私情又东窗事发？最近雅娟耳闻亚中这段风流逸事，为此嫂子也和哥哥寻死闹活的。“是不是和那个唱评弹的女人？”雅娟问丽芳。

丽芳一个劲地摇头抹眼泪：“真的是这门子事倒也罢了，比这个严重好几倍呢，雅娟，我想好了，他要是吃官司我也不想活了，就是可怜我们的小勇了……”

根生用旱烟管敲了敲水泥地，闷声闷气地拧着脖子嚷嚷：“别拐弯抹角的，雅娟，这个家要败了。”

“雅娟，雅娟，”丽芳边哭边说：“爸他还没有说完呢，是亚中负责的工程有人出了工伤事故，死了人。人家要赔偿人命呢，雅娟，想办法救救你哥哥吧。”

丽芳说着，又朝着婆婆使了个眼色。

雅娟的娘迟疑地说道：“怎么和雅娟说呢？雅娟，亚中捎话来，说你和吴



姗姗熟悉，让你找姗姗姑娘，她爸是市长啊！”

“不行，我不能去找吴姗姗，”雅娟的眼前又看到了电视画面中吴姗姗投向周建伟的暧昧眼光，“再说，吴姗姗未必肯帮忙。”

丽芳从雅娟的话语中抓到了一些希望。“雅娟，只要你答应就有希望，亚中找过吴彬彬，他是肯帮忙的，吴彬彬捎话来，说让雅娟你去找吴姗姗求情，吴市长最听他女儿的。雅娟，孙家的老小全靠你了，求求你救救你哥吧，我给你磕头了。”丽芳果真要给雅娟下跪。

顿时，雅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根生啪嗒啪嗒大口抽烟唉声连连：“为难雅娟呐。”

“你们让我求吴姗姗什么事情？”雅娟试探着问自己的嫂子。

丽芳正要张口，亚中耷拉着脑袋走进了堂屋，后面还跟着吴彬彬，根生全家吃惊地望着亚中。小勇扑向亚中：“爸爸，爸爸。”

丽芳嘴唇嗫嚅：“你，你没事了？”

吴彬彬昂头看天花板，抖动双腿：“亚中，你自己说。”

“是、是彬彬帮的忙。”亚中抬起金鱼眼睛偷偷地望雅娟，“我、我……”亚中怯生生地欲言又止。

“我来告诉你们吧，”吴彬彬不客气地斜坐在亚中娘递上的藤椅中，翘起的二郎腿慢悠悠地晃荡着。“亚中这个祸是闯大了，现在我也跟着倒霉，谁叫我俩是哥们呢。医院里的医药费我是帮着先垫掉了，后面的事情难缠着呢。亚中作为工程的负责人，因为施工现场管理不当造成他人坠地重伤而死，死者家属已经将亚中给告了。”吴彬彬说着，缓慢地起身在堂屋里来回踱步，“你们现在的心情我自然理解，谁叫我们是乡邻乡亲的，雅娟和姗姗还是好朋友，我和亚中又是哥们，托我帮忙，我岂能见死不救。唉，亚中如果为这件事情进去，保不准还会带出其他事情呢。我听说亚中和说书的女艺人关系暧昧，破坏他人家庭和睦，人家也打算告亚中呢。还有，亚中过去还犯有投机倒把罪。亚中这一进去，至少得关个三年五年，你们这个家还不败落，你们在桃林镇还有面子呆着？”吴彬彬同情地看着雅娟：“雅娟，你说是吗？”

雅娟咬着嘴唇不吭声。

亚中急得扯雅娟的衣角：“彬彬在、在和你说话呢。”

雅娟冷眼看着吴彬彬，不卑不亢地问：“听说你们有办法帮忙？你们有什么办法？”

“这个，”吴彬彬稍稍迟疑，“你们全家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我用不着多解释。”吴彬彬回头对神情惶惑的亚中说：“亚中，你是二进宫的人，在公安局是挂上号的。”吴彬彬是指亚中曾经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又妨碍工商人员执法而被公安局拘留的事情。

“我懂，彬彬，我明白。”亚中涨红脸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们商量吧。”吴彬彬颇含深意地朝雅娟笑笑，打着响指不紧不慢地离去。

堂屋里，骤然死一般的安静，所有人的不安眼神都投向了雅娟。

“雅娟，”雅娟娘为女儿摇着蒲扇，“亚中是咱家的顶梁柱，他吃官司，我们这个家就没有盼头了。”雅娟娘擤着鼻涕抹着泪，对儿子怨怨艾艾道：“你还不和雅娟摊牌？”

亚中死鱼一般的眼睛黯然地盯着自己的妹妹，他趿拉着鞋在雅娟面前扑通跪下，“雅娟，我，我，”亚中捶打自己的胸膛，“我说不出口啊！”

“你没脸和自己的妹子说，你就蹲监牢去。”根生愤愤地对儿子吼道。

“我说，我说，”亚中忙不迭地点头，结结巴巴地对雅娟说，“我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当然要负全部的责任。”亚中吞吞吐吐，“现在彬彬出面摆平了这件事情，我们一次性给、给死者家属五万元就算了结。”

丽芳拍着大腿哭嚷：“家里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五万啊，再说医院里还欠下一万多呢。”

雅娟的心头涌起不祥的征兆，她紧张地问：“那我们怎么办？”

亚中不敢直面妹妹，他求救的目光转向丽芳。

“瞧你这死相，和那个妖精戏子鬼混的精神上哪去了？”丽芳气咻咻地责骂丈夫。马上又对雅娟说：“雅娟，好妹妹，嫂子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丽芳代亚中向雅娟求情，“你哥哥吃官司，咱们孙家老的老，小的小，这日子怎么过，雅娟，彬彬倒是答应帮忙，他说可以资助我们三万元，另外再借三万元。但要雅娟去和吴姗姗说，因为吴姗姗的父母亲最听自己女儿的话。当然也提出条件，吴姗姗的娘说雅娟你和周建伟不要再往来，要让建伟安心西藏的教育，因为建伟是桃洲的一面旗帜。”丽芳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这句亮底的话。

隐隐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雅娟似乎又听见了建伟落地有声的誓言，恍惚中又看见电视屏幕中吴姗姗抛给周建伟的特有眼神，她明白自己是被逼



上了绝路。

“雅娟，雅娟，”雅娟娘抱住女儿的双肩，“孩子，娘知道为难你了，看在我和你爸这把年纪的份上救救这个家吧，没有亚中我们怎么过日子哪！雅娟，我做娘的求你了。”

丽芳拽着儿子的手痛哭流涕：“雅娟，我和你的侄子跪下求你了。”

亚中也发了急：“那个周建伟到底好、好在哪里？”

雅娟对着亚中忿然说道：“你、你混蛋！”

“雅娟，我们都知道你的心里是放不下建伟，可是你的亲哥哥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建伟他一辈子在西藏，你总不能等他一辈子啊。”丽芳拽住小姑娘的手，脸色都有些变了。

“不，我不能对不起建伟。”泪眼婆娑的雅娟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心灵煎熬，失魂落魄的她痴痴地走到院落，凝望苍穹的西方，凄楚地叫唤：“建伟！”恍惚中，她觉得自己的脚底踩着软软的棉花，无力地瘫倒在地。

雅娟大病了一场，人都瘦得脱了形。雅娟的嘴角再也漾不起那迷人的微笑，她总是在独自低头行。根生夫妇瞅着自己的爱女这般模样，急得团团转，真不知如何是好。倒是丽芳劝慰公婆：“长痛不如短痛，咱们不是商量好了的？这么做不光是替亚中着想，也是为了雅娟啊。如果这门亲事成功，雅娟也算是高攀了，妈你不妨和亚中再到上海二舅舅家去一次……”

中秋过后没几天，亚中又到上海看望二舅舅一家。返回桃林镇后，亚中一头扎进父母的房间，亚中与母亲的交谈声时断时续地传进雅娟的耳中：“妈，雅娟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和周建伟断、断绝关系，她的心思还、还停留在周建伟的身上。”

“可不是，”雅娟娘甚为担忧，“她背地里常捧着建伟的照片发呆呢。”

“我就挑明了说吧，”亚中鼓胀的金鱼眼睛盯着父母亲，说话似乎流利了一点，“这次我去上海二舅舅的家，二舅妈又把那个人叫来了，挺、挺不错的，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是国营大、大单位，而且还有房子。三万元的定亲聘礼也给我了。”

“你收下了？”雅娟娘紧张地问。

亚中点头：“对啊，转手就还给吴彬彬了。”亚中掏出吴彬彬还给他的借条，“说好三个月内归还的，已经超过十几天，人家也没有介意，还答应再给

我工程做，把损失给补回来。彬彬真是好兄弟啊。”

雅娟娘有点担心：“娘知道这是件好事，可你妹子的心里就是装着建伟，你说娘怎么和她说？”

“雅娟她不是也见过那个上海人？上次二舅舅和二舅妈安排在桃洲见面的时候，她也去了呀？”

“当初还不是为了你，你欠下的三万元好像一座山压得全家喘不过气，你妹妹为了你还债才答应先见上一面的。真的要这么做，怎么跟雅娟开口。”雅娟娘满怀心事地说着，“我们乡下的姑娘能嫁到大上海，还有三万元的定亲费，真的是前世修来的呢。可是你收下这三万元钱，总得先和雅娟说一声吧。”雅娟娘有些抱怨儿子。

亚中一着急金鱼眼睛就瞪得像老牛的眼珠子：“妈，你、你想想，雅娟和上海人结、结婚，这不是老鼠跳进了白米缸。人家图什么，还不是雅娟长得有、有点模样。爸妈，咱们家是坏事变成好事，雅娟她、她的造化来了。”

雅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父母亲的房间里。

“雅娟，雅娟。”亚中娘看到女儿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都是你那不争气的哥哥，他已经收下了三万元，雅娟你知道，收了对方的聘礼，就等于是答应了这门亲事。“雅娟娘的拳头咚咚地落在儿子的脊背上，“你好歹总要和雅娟和我们做爷娘的商量商量吧。”

见到雅娟，亚中的感觉仿佛是救星降临。“雅娟，好、好妹妹，是你救了我，”亚中半跪在雅娟的面前，他又将吴彬彬退还的那张借条递给雅娟过目，“我也没有办法啊，借款的时间到了，吴彬彬又逼着我、我还钱。而且，我只有把这笔钱还了，吴彬彬才会继续给我工程做，这、这当然也是规矩。”

望着面容憔悴的女儿，雅娟娘有些心酸：“雅娟哪，建伟他是不错，可是他真的要在西藏一辈子那怎么办？再说，这份上海人家能看上我们乡下姑娘，我们还真的是高攀呢。那个上海人我看着心里就喜欢，很厚道，你跟着他不会吃亏的。”

丽芳忙完家务活也插了进来，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提醒雅娟：“雅娟，你的不争气的哥哥已经把三万元还给吴彬彬了。咳，当初我们就是冲着对方有三万元的定亲费才陪着你一起去相亲的。被这要命的债逼得没办法了，才这样做，可现在想想说不定倒是好事情呢。”

雅娟拨开站立在门中央的丽芳，神色倒是显得分外平静，她冷眼看着亚